

独 幕 话 剧

主 课

广西壮族自治区《主课》创作组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主 课

(独幕话剧)

广西壮族自治区《主课》创作组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四年·北京

主 课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)

字数2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\frac{1}{4}$

197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2233 定价0.10元

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毛主席语录

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，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。

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

主 课

(独幕话剧)

广西壮族自治区《主课》创作组

(根据莫之桢小说《三画老贫农》改编)

人 物 韦春松——男，五十多岁，生产队队长。
李 凯——女，二十岁，知识青年，团支部书记，科研组长。
李 敏——女，十七岁，知识青年，李凯的妹妹。
伯 娘——四十多岁，韦春松的妻子。
亚 滔——男，二十五岁，民兵排长。
小 蒙——男，十八岁，知识青年，拖拉机手。
黄喜才——男，五十多岁，富裕中农。

[七十年代第一春。壮族山村。台左一条小溪流过。夕阳透过翠绿的竹林，照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新院子。

[李敏边唱边脱围裙上，随后坐在门口补箩筐。远处拖拉机声渐近，人声欢腾。内声：“老队长，明天

做什么活路？”

〔韦春松提着行李、拿着工具，风尘仆仆地上。〕

韦春松 （对内）哎，明天育秧苗！

李 敏 老队长！

韦春松 小敏！

李 敏 水利完工了？

韦春松 完工了，回来忙春插！

李 敏 大伯，你快在这歇会儿吧！

韦春松 小敏，猪喂完了？

李 敏 喂完了，栏都扫净了。

〔小蒙上。〕

小 蒙 老队长，木料卸在哪儿啊？

韦春松 就卸到榕树坪上。

小 蒙 好！（下）

李 敏 木料？！

韦春松 是从山上捎来给你们盖新猪栏的！

李 敏 真的，太好了！大伯，你想得真周到。那一窝一窝的小猪仔长得可快了，猪栏都搁不下了。什么时候动工啊？

韦春松 等地主分子山蚂蝗把山坡上的坟迁走了就动工。

李 敏 通知他了没有？

韦春松 通知啦！（取箩筐欲修补）

李 敏 大伯，你刚回来，就歇会儿吧。

韦春松 坐着干活，跟歇着一样！（李敏走到窗前取画板）

小敏，跟我说说你们科研组的事吧。

李 敏 哎。大伯，我们搞的发酵饲料，猪可爱吃了。现在我们又做了一个新试验，你猜，我姐姐今天在长白猪吃的发酵饲料里加了什么？

韦春松 我知道，打虫藤，是吧？

李 敏 你怎么知道？

韦春松 你姐姐跟我商量过了。哎，她到哪去了？

李 敏 下河捞水草去了。你不是常说“猪吃百样草，看你找不找”吗？

韦春松 嗯，李凯这孩子下来插队这两年，在阶级斗争中敢打敢冲，为搞好科学种田，办好政治文化夜校，起早贪黑，刻苦钻研，可真有一股子红卫兵的闯劲！

李 敏 嗯，大伯，我下来时间不长，可我也有决心，有理想，姐姐能做到的，我也一定能做到！

韦春松 要有这个志气！噢，你这个画家又画什么呢？

李 敏 ……

韦春松 哼，还保密哪！

李 敏 给你看！（递画）

韦春松 哟，这画的是谁呀？

李 敏 你看看象谁？怎么，还看不出来？……我画的就是老队长春松大伯嘛！

韦春松 啊！（笑）没红没绿的，画我这老头子干什么？

李 敏 画你手把手教我们养猪哇！

韦春松 这妹子！（看画）哟，小敏，这旁边的长白猪怎么画

得跟小牛似的？

李 敏 大伯，你别看长白猪现在不大，这回给它打了虫，肯定长膘快。浪漫主义嘛！

韦春松 板路还蛮多的哪！

李 敏 我给爸爸写信还说了长白猪的事哪！我告诉他，自从我当上了光荣的饲养员，已经把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都用到养猪事业上了；现在我喂的是猪，想的是猪，连做梦也梦见猪。我决心要把长白猪养成八百斤以上的优良种猪！

韦春松 小敏，脑子里光想着猪可不行啊！你调到养猪场那天，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

李 敏 ……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！对吧？

韦春松 对！

李 敏 我懂。

韦春松 懂！还要会联系实际啊！

李 敏 哎。

〔伯娘边喊“小敏！”边上。

伯 娘 小敏，你还在这儿画画哪！快去看看长白猪吧！

李 敏 长白猪怎么啦？

伯 娘 浑身抽筋，直吐白沫！

李 敏 啊？刚才还好好的！

韦春松 小敏，快带上急救药。

伯 娘 你回来了。快去看看。

〔李敏取药箱，三人急下。

[歌声由远而近。李凯、亚滔划木筏上，木筏上堆了许多水草。李凯：“好，先靠在这儿。”小蒙内喊：“李凯，亚滔。”]

李 凯 哎！小蒙，修水利的人回来啦？

[小蒙边答“回来了！”边上。

小 蒙 告诉你们，盖新猪栏的木料都运回来了！

李 凯 太好了。小蒙，你看。（指水草）

小 蒙 这水草真嫩啊，你们捞得真不少！

亚 滔 猪保准爱吃。

李 凯 幸亏碰上亚滔，要不天黑我也回不来。

小 蒙 那你还不赶快谢谢人家！

李 凯 哎，这倒是，亚滔，我代表养猪场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小 蒙 敬礼！

亚 滔 你们不是说我是义务饲养员嘛，还谢什么？（李凯进屋，亚滔发现桌上的画）哟，小敏又画了一张画，小蒙，你看！

小 蒙 这不是老队长嘛！

亚 滔 画得真象呀！

小 蒙 李凯，快来看！（李凯出，看画）

李 凯 画的……还可以……

亚 滔 小敏可真有两下子！

李 凯 不过，这神态……

小 蒙 怎么？

李 凯 我觉得还没有把老队长的精神世界画出来。

小 蒙 哦,为什么?

李 凯 怎么说呢……你和小敏下来的时间不长,对老队长还不够了解,过些时候你们就会明白了!

亚 滔 李凯说的有道理哦! 小敏!

〔李敏上。

李 凯 小敏,你怎么啦?

小 蒙

李 敏 长白猪它……

众 长白猪怎么啦?

李 敏 它……(哭)

李 凯 你倒说话呀!

〔伯娘上。

伯 娘 你们都回来啦?

李 凯 伯娘,长白猪怎么啦?

伯 娘 唉,死啦!

众 啊,死啦?!

李 凯 快去看看。

〔李凯、小蒙、亚滔下。

伯 娘 (自语地)这是怎么回事呢? 多好的一头种猪,真可惜! 哎,小敏!

李 敏 我刚才看它还好好的,怎么一下就死了呢?

伯 娘 别难过了,小敏,试验就是试验嘛,谁能保准一试验就灵验哪!

李 敏 这下大伙儿还不知怎么说呢。喜才叔意见可大了，刚才他把猪场都闹翻了。

伯 娘 噢，喜才啊，他的意见你别放在心上，等会儿我批评他。小敏，别哭，走，今天到伯娘家吃饭去！

李 敏 伯娘，我吃不下。

伯 娘 小敏！

〔李凯提了半桶拌有打虫藤的饲料上。黄喜才吵嚷嚷和小蒙、亚滔上。〕

黄喜才 真是瞎胡闹！怎么能让猪吃这种东西呢！（指漏桶）

伯 娘 小敏！

〔李敏进屋，伯娘追进屋。〕

小 蒙 现在还不能肯定就是打虫藤的问题。

黄喜才 我看问题就出在这打虫藤上！

亚 滔 事情没弄清楚，你乱吵吵什么？

〔伯娘从屋里出。〕

黄喜才 乱吵吵？这好比开药方，乱加药味是不行的……药书上写的有“药有十九畏，十八反”。这打虫藤无书为证，能乱加到发酵饲料里去吗？

伯 娘 喜才，你不知道，这两个月长白猪不见长，可把李凯急坏了，东查西查的，查出是因为肚里有虫，才想了这个办法。

小 蒙 李凯把饲料拌好了以后，先给大黄狗吃了，看着没事才敢给长白猪吃的！不信给你家的猪喂喂看，

要是死了，我包赔！

黄喜才 我家的猪都快出栏了，可不能让你们瞎胡闹！

小 蒙 瞎胡闹？你这是污蔑！

黄喜才 污蔑？

李 凯 喜才叔，先别着急，猪是怎么死的，我们会查清楚的。

黄喜才 那猪是猪，狗是狗，怎么能一样呢？亏你们还是高中毕业生哪！

李 敏 （从窗内）高中毕业生怎么啦？你别讽刺人！

李 凯 小敏！（进屋）

黄喜才 弄死猪还有理啦！……我还指望长白猪给我家老母猪配一窝。这回倒好！

〔韦春松提一小竹筒，拿一瓜叶包上。

伯 娘 我正要说你哪！事情还没弄清楚，你就东一瓢冷水，西一阵冷风的……叫青年们还怎么干下去嘛！

亚 滔 你对人家知识青年什么态度？

黄喜才 什么态度？噢，他们拿队里的财产乱糟踏，还不准社员说话呀！

韦春松 谁不准你说话啦？

黄喜才 老队长！

韦春松 喜才，刚才党小组研究了一下，决定在事情没搞清楚以前，猪场暂时停止喂加了打虫藤的发酵饲料。

黄喜才 哎，你们听听，老队长多么重视社员的意见哪。春松大哥，这养猪场可是生产队的“小银行”，你倒放

心交给这些妹子们，依我看，趁早把饲养员都换成老手吧！

李 敏 （在窗内）好吧，好吧，我发表声明，从现在起我不当饲养员啦！

李 凯
伯 娘 小敏！（进屋）

韦春松 喜才，你这个意见我可不能同意！知识青年不但不能离开养猪场，发酵饲料和打虫藤还要继续试验下去！

黄喜才 还要试验？

韦春松 对，喜才，谁一生下来就什么都会干呢？我们也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，哪样本事不是练出来的？实践出真知嘛！再说，这事不能怪孩子们，打虫藤是我支持他们加的！

黄喜才 噢！我还以为这帮小青年在瞎胡闹哪！原来你这胡子一大把的人也支持他们这么干。唉！难怪人家说：“这帮妹子敢这么狂，是因为有老队长给他们撑腰！”

亚 滔 这话是谁说的？

黄喜才 你别管谁说的啦！……这帮知识青年要是不来，我们就不会受这份损失！

韦春松 噢？！喜才，你知道你这些话，哼的是什么调，唱的是哪家腔？培养革命接班人，这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。他们做的对，我为什么不该给他们撑腰？

喜才，对我有什么意见，可以提，可不能因为一头猪闹得转了向。

黄喜才 这种猪……二八一六，五八四十，两百来块呀！这么闹下去，猪场就听不见猪叫罗。队里受损失，我个人收入就要减少，我有意见！（下）

小 蒙 这人眼睛里就是只看见钱！

亚 滔 腰里总别个小算盘……

韦春松 别光听算盘打得响，还不知道是谁给他拨的子呢！为什么在我们要扩大猪场的时候，偏偏出了这么个事？我看不简单，得好好分析分析。你们先去吃饭吧。

〔小蒙、亚滔下。

韦春松 （自语地）风头不小啊！

〔伯娘从屋里出。

伯 娘 他们都走了？

韦春松 啊！

伯 娘 李凯，到伯娘家吃饭去。

李 凯 伯娘，我不饿！你去吃吧！

伯 娘 （对韦春松）听听，也真难为孩子们了！

韦春松 你先去吃吧！我跟她……（递行李包）把这个给我收好！（又递竹筒和瓜叶包，示意伯娘下）

伯 娘 今天怎么出这么个事呐……（下）

韦春松 李凯，你在想什么呢？

李 凯 大伯，我在想刚才喜才说的那些话。

韦春松 一块石头丢进水，总会掀起些浪。李凯，就看我们经不经得起这个摇晃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个新生事物，社会上会有各种不同的反应。你是团支部书记，遇事要沉住气，多问几个为什么。

李 凯 今天这事是有点奇怪，长白猪这几天没闹什么病，为什么会死了呢？

韦春松 这打虫藤……

李 凯 大伯，我是按你说的份量加的。难道打虫藤加到发酵饲料里会起化学变化？

韦春松 嗯……为了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，我看还要再做一次试验。

李 凯 可是猪场已经停止喂加了打虫藤的饲料啦！

〔韦春松提满桶欲下。〕

李 凯 大伯，你干什么？

韦春松 我拿它给我家里的猪喂喂看！

李 凯 不行，大伯，你的猪都快出栏了！（抢桶）

韦春松 不要怕，我们边喂边观察，看看猪吃了打虫藤到底有什么反应。

李 凯 大伯！

〔韦春松下。〕

李 凯 小敏，小敏！给猪栏消毒去！（李敏扛锄头）你拿锄头干什么？

李 敏 开山造田去！

李 凯 你这是闹什么情绪！（李凯进屋提石灰出）

- 李 敏 在哪儿不是一样干革命，干嘛要在猪场受气！（走）
- 李 凯 站住！就你这个情绪能造好田？给我！（李敏递锄头）
- 李 敏 我就是想不通，我们又不是存心害死猪，他干嘛说那么难听的话！
- 李 凯 这是个别人的意见，广大贫下中农是支持我们的；再说这么好的一头种猪死了，谁不心疼呢？
- 李 敏 我还不是心疼！为了长白猪不知操了多少心。上次它病了，还不是我们守了它一天一夜，又打针又喂药的！
- 李 凯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
- 李 敏 我不是要别人表扬……真没想到干得好好的，出了这么个事！
- 李 凯 哪能什么事都一帆风顺呢？小敏，看见你这个样子，就想起我刚下来的时候。那次试制“九二〇”，真把我难住了，怎么也解决不了杂菌污染的问题，要没有老队长鼓励我，哪能搞成功呀！这两年我体会到，克服困难就好象爬陡坡，害怕了，你就会滑下来；不怕它，勇敢地冲上去就会胜利！
- 李 敏 我又不是怕困难！
- 李 凯 可你只想着个人的委屈。小敏，你知道吗？为了把事弄清楚，老队长拿加了打虫藤的发酵饲料给自己家的猪喂了。
- 李 敏 啊？！

李 凯 你想想，老队长为什么能一心为公，迎着困难上，而我们却做不到呢？小敏，现在可是关键时刻，我们要经得住考验哪！……走吧！先抬石灰去！

李 敏 ……

李 凯 走哇！

李 敏 可我刚才已经发表声明，不当饲养员啦！

李 凯 啧，你今年已经十七岁了，还要什么孩子脾气！走！

〔李敏与李凯抬石灰下。〕

〔黄喜才到河边挑水，伯娘提竹篮上。〕

伯 娘 小敏！噢，是喜才啊，今天晚上夜校上课。

黄喜才 噢！（下）

伯 娘 小敏，李凯，这俩姐妹上哪去了？……

〔李敏拿扁担上。〕

伯 娘 小敏，快来吃点热糍粑！

李 敏 伯娘，我什么也不想吃！

伯 娘 孩子，我们身子正不怕影子斜，有贫下中农做主，事情会弄清楚的，可不能不吃东西啊！

〔李凯上。〕

李 敏 姐姐，你看伯娘又给我们送糍粑来啦！

李 凯 伯娘，每逢过节你们都送好吃的来，这……

伯 娘 快拿着。

李 凯 （拿了两个）伯娘，这够我们吃的了，篮子里的你拿回去吧！

伯 娘 你们听我说，这一篮糍粑可不是我一家的。二婶